

第三十三段 翠濤獨自尋良友 菊婢中途遇故人

冷氏自雪香去後，滿擬九、十月可以返棹，不意遲至冬月尚未見歸，放心不下，因請卜人起課，以佔休咎。卜人曰：「卦是六合，變作六冲，此人被人羈留甚有遇合。然此時已動了身，遇中又仍有不遇。且父爻正旺，此番省親亦必相遇，但父爻變作退身，雖然相遇卻不能同歸。大約月底可到屋哩。」冷氏聞卜者言，稍稍放心，然終屢決不下，遂命鶴奴請松、竹到家做個商議。

松、竹聞命俱來。冷氏曰：「今日請二君來非為別事，小兒在家從未遠出，二君所知，八月到西冷去於今未歸，也不知他尋著父親否，也不知他路上無恙否。意欲求二君去尋蹤跡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松、竹齊應曰：「願往。」冷氏曰：「不必二君皆往，看那個可無內顧者煩走一遭。」松曰：「嶠谷是去不得的，我可以脫然無累。」竹曰：「同是朋友何獨勞兄？」松曰：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去則去，嶠谷又何必拘？」冷氏曰：「松賢姪幾時可去？」松曰：「明日便行。」冷氏曰：「明日備餐早膳，為賢姪祖餞。」松曰：「伯母不必如此，姪明晨即呼舟去。」冷氏曰：「既如此今日午餐亦可。」松起辭去，冷氏固留，乃坐。竹曰：「俱是友誼，翠濤獨任其勞我獨享其逸，終是不安，還是同去為是。」松曰：「我既去，你又何必多此一番奔走？況伯母家中無人照應，你在家可以看顧些，豈不是好？居者、行者而不相礙，可也。」冷氏曰：「二位賢姪真是費心，俟小兒回自當面謝。」松、竹齊聲曰：「皆是為朋友的分內事，伯母何出此言。」飯畢二人辭去。

竹歸自思曰：「翠濤一人獨去，我甚歉然。今日即為他僱下船隻，明早送行，贈以費金，庶乎於在友誼上好看些。」至次早，竹到松家時天將明。松初起，見竹至迎曰：「嶠谷何其來這樣早？」竹曰：「特來送行，遲則恐不及送也。」松曰：「何必如此。」竹曰：「你僱船否？」松曰：「岸邊船隻甚多，何必如僱。」竹曰：「我已為兄僱了船。」松曰：「嶠谷何必如此周旋？」竹復出金相贈，松不受。竹固強之，乃納。少時早餐畢，竹送松至河邊，松曰：「別無多囑，梅老伯家嶠谷宜盡心照應。」竹應諾，松乃解纜而去。

走了兩日，石龍風起，舟中寒甚。舟子曰：「船不能走，且泊岸頭，待我上岸買些炭來御寒。」松曰：「甚妙。」舟子乃將船泊住，上岸買些柴炭，至舟中撥動爐灰，用扇搨火，松見是柄白紙扇，問曰：「這樣一柄好扇子，拿來搨火，可惜！」舟子曰：「於今又用不著，閑頓也是無益。到明年用它時節再買一柄新的。」松見扇上字甚佳，乃曰：「將扇拿來看看。」舟子遂遞與松，松見詩字俱妙，問曰：「這是何人寫的？」舟子曰：「前八月間有個姓梅的客人，因在船中阻雨數日，題詩一首，我因請他寫在扇上的。」松曰：「這梅客人是何處人？」舟子曰：「也是羅浮人。」松暗思必是雪香，因問曰：「他到哪裏去的？」舟子曰：「也是到西冷的。」松曰：「他到西冷何事？」舟子曰：「我倒忘記了，不知為何事，好象是尋個甚麼人的。」松曰：「是也，我正是去尋他的。你的舡送他到哪裏打轉？」舟子曰：「將進西冷界口。」松曰：「你知道他寓在哪裏？」舟子曰：「我替他送行李，到個西子廟裏。相公，到了的時節我指引你去。」松曰：「已得路徑省我多少氣力。」

次日風定，水波不興。舟行竟日，至暮抵岸。少時，一巨艦至亦泊岸邊，與松舟為鄰。至夜三更後人盡睡熟，有巨盜十餘人，俱上巨艦，索取財物。松睡夢中聞得喧嚷，急出艙一看，則見十餘人貌甚猙獰，明火持刀立巨艦上。聞得裏面有呼救聲，有哭泣聲，有祈命聲。松曰：「清平世界，豈容賊盜猖狂！」手執短兵，奮背一呼，直登巨艦。盜見松至與之鬥。松短兵相接勇不可當，群盜奔竄而去。巨艦中客見松逐盜去，乃出艙拜松。松答禮。客迎松進艙。松問姓名、里居。客猶戰栗不能言。良久，乃曰：「姓林，家離羅浮百餘里。因在西冷作賈欲移家去，不意中途遇賊，幸蒙相救真是再造之恩！」松略坐片時即歸己船。舟子躲在艙中，見松至，乃曰：「幾乎嚇煞了人！」

次早，林某復接松到己船上。敘禮坐畢，林某呼茶。一婢捧茶出。松定睛視之乃銷魂院之菊婢也。菊婢見松亦若有含淚狀。松暗思桂蕊必在此處，留心思得一見，終不可得；欲向林某問及又難啟齒。自忖曰：「若菊婢再出來，問個明白也好。」少時，僕人擺列盛饌。林某請松上座，松再三辭，始就坐。林某曰：「不是松君相救焉有今日。請滿飲幾杯，聊作獻芹之敬。」松素嗜酒即連飲數觥。林某曰：「松君真是豪爽。」林某復敬數杯，始飯。飯畢撤筵，林出百金相謝。松曰：「君以我為好利者耶？何必如此。」林某曰：「君雖不好利，聊表寸心。」松固不受，林某固強之。松曰：「無已，則願以捧茶之婢見贈。」林某遂出婢與松。松稱謝，引菊婢過船，遂各開船而去。

松謂菊婢曰：「自桂姑娘去後，我與竹相公俱不自安，一則負梅相公，一則負桂姑娘，但不知怎肯隨這人去的？」菊婢曰：「姑娘是誤於不知，為鴛兒所賺耳！」松曰：「怎麼為鴛兒所賺？」菊婢曰：「自那日松相公與竹相公到院，說是五日後即來接姑娘。過了兩日，鴛兒忽對姑娘說竹相公命人來接。姑娘出院心切信以為真，連我一路帶出院來，乘轎而去。行了數里即上船。姑娘心疑，始問而知為林某所買。那日開船得晚，一日不能抵家，船泊岸邊宿了一宵。我與桂姑娘同宿。次早起來，卻不見了姑娘。林某四下尋覓並無影響，想是投水死了哩！」言訖，嗚咽不已。松曰：「我先見你在林某船上，以為桂姑娘亦在彼處，誰知他竟投水死了，殊為可惜。這件事我與竹相公也算為謀不忠，俱不能辭其咎。」菊婢曰：「這也不關相公們事，總是我姑娘薄命哩。」